

明慧週報

善言破迷霧 真相是希望 锦州版 | 第480期 | 2025年1月19日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 <https://j.mp/fgp88>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 <https://j.mp/fgv88>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善待婆婆

【明慧网】我是二零零三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因为在家里最小，得到父母的宠爱多一些，所以从小就养成了争强好胜、从不吃亏的性格，觉得自己行，沾沾自喜。

幸亏结婚之前我已经修炼了大法，不然的话，真不知和丈夫及婆家人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婆婆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丈夫最小。哥哥嫂嫂成家后早已分家，我们就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公公是个酒罐子，弱不禁风，二零零八年就病逝了。婆婆因为跟其他儿媳关系不和，经常吵架，砸锅摔碗，很早眼睛就气瞎了。他们家是一贫如洗。

结婚那天，二嫂看见我的陪嫁比她的好一点，就回家跟二哥干仗。那些嫁妆是我自己买的呀！丈夫去请他们吃饭时，因为劝架被打。大嫂也是个性极强的女人，早些年还和大哥各吃各自做的饭，要离婚。这些人就这架势，他们对老人的态度与付出可想而知。

婆婆也是个性强、从不低头认输的人，用丈夫的话形容：“年轻时也是个能把钉子都咬断的人。”婆婆身体有多种疾病，类风湿关节炎、支气管炎、胆囊炎、糖尿病等等，特别是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使她经常痛的整夜睡不着，手脚严重弯曲变形，无法正常吃饭行走，一直就是个药篓子。

我时常提醒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时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同修的交流文章播放给她听。慢慢的，婆婆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当然有时候我们也有心性上的摩擦，但我想自己是修炼人，很快就放下了，我俩几乎没闹过什么矛盾。



有一次，婆婆生病呻吟了几天，不吃不喝，我们都以为她挺不了几天了，把亲戚都通知到了。结果婆婆冒了一身大汗之后，又缓过来了。邻居看见我儿子给婆婆念《转法轮》，我在婆婆房间炼功，就说：“法轮功太神奇了，念念书就好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亲戚、邻居都对婆婆说：“你遇到这样的儿媳媳妇，真是福气。”是啊，我要是没修炼大法的话，我也做不到这样。两个嫂子从来就没关心过婆婆，没给她洗过一次澡，没洗过一次衣服。

随着年龄的增长，婆婆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原来还可以摸着出来吃饭，后来就走不了了，只能坐在床边吃，到最后还需要人喂。脑子也不怎么好使了，经常把大便弄得到处都是。我经常跟婆婆说：“你弄脏了就喊一声，换洗一下就行了。”可婆婆性格好强从来不说。

我儿子说：“奶奶好臭哦！”我就跟儿子说：“奶奶臭不是奶奶的问题，是我们没有给奶奶洗干净。”从此以后儿子再不嫌弃奶奶臭了。我时常叫他给奶奶端饭、打洗脚水，他一口一个“奶奶，奶奶”的喊着，和奶奶聊天，我看到也感到很欣慰。我们这样对待老人，对我儿子也是一个好的榜样。

我们时常跟儿子说：“在家里，奶奶就是老大，爸爸都得听奶奶的。你最小，没有特殊。”我儿子也善良孝顺。

对于婆婆来说，能够有一个儿孙绕膝的晚年是幸福的。象她那样的身体，能够活到八十三岁也是奇迹。亲戚、邻居都说：“你要不是遇到这个儿媳，可能骨头早就敲鼓了。”当然这也有我丈夫和儿子的功劳。以前婆婆是村卫生院的常客，村医都很了解她。有一次，我丈夫去给婆婆买药，村医感到很惊讶：“这个人都还在啊！”

婆婆在离世前的半个月就吩咐我：“我过几天要走了，你把扬扬（我儿子）带好。”我们这里有个习俗，能够给老人送终是一个很好的事，老人愿意在自己觉得亲近的人跟前离世。在婆婆几天没吃没喝的弥留之际，只剩下那么一丝丝的气息。家人知道她这次真的不行了，姐姐、丈夫他们一直守着她，等她落下最后一口气没等着。他们刚刚离开，就在我下班回去后的一瞬间，婆婆安然地停止了呼吸。

婆婆一生吃了无数的苦，遭了无数的罪，她能够在晚年听到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是极其幸福的，她的归宿也是很好的。在离世的前几天，婆婆都没有忘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自己还加了一句：“师父好！”

给婆婆安葬的一切费用都是我们家出的，没要婆婆其他子女一分钱，圆满地办完了婆婆的葬礼。

是大法从新塑造了我，我要是没有修炼大法，可能也是随波逐流，对老人象踢皮球一样，嫌弃厌恶，更何况是一个完全残废、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曾遭劳教酷刑迫害 辽宁锦州王桂令再被枉判五年

【明慧网】锦州法轮功学员王桂令先生，于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四日被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十二月三十日，锦州凌海市法院下达枉法判决书：王桂令被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七千元。

王桂令（王贵令）先生，一九五六年生，今年 69 岁，锦州市凌河区法轮功学员，原锦州市北山建筑公司职工。他修炼大法前，罹患严重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身体非常虚弱。修炼后很快恢复了健康。

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四日，王桂令、孟春英、刘玉荣、刘景菊、靖素明、王舟山等法轮功学员被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

五月十三日，王桂令、孟春英、刘玉荣、刘景菊、靖素明、王舟山被非法批捕；七月下旬被构陷到锦州凌海市法院。十月二十日被凌海市法院非法开庭。

十二月三十日，凌海市法院下达非法判决书，王桂令被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七千元；孟春英、刘玉荣被非法判刑四年半，勒索罚金六千元；刘景菊、靖素明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四千元；王舟山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三千元。

此前，王桂令坚持修炼，四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连续两次在锦州劳动教养院遭酷刑。

以下是王桂令被中共邪党迫害的简述。

在锦州劳动教养院曾遭酷刑迫害

二零零零年春，王桂令因在户外公园炼功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劫持到锦州劳动教养院。

二零零零年十月七日，锦州劳动教养院警察政委张海平、副院长金福力亲自指挥，将王桂令捆绑、锁铐在铁椅子上，被摧残性灌食。卫生所所长史青山把钳式开口器插入王桂令的口中，把中指粗的胃管

往他的胃里插，并在咽喉处来回插拉，王桂令被折磨得极其痛苦，全身抽搐、痉挛。

王桂令被灌进含有不明药物的灌食物，小腹处和腿肚子也各被注射了一针不明药物后，被拖进小号。王桂令被拖进小号约十几分钟，开始连拉带吐，几乎提不上裤子。两个小时后，王桂令喉咙干燥，口渴难耐。当时身体变化情况，包括上厕所，喝水次数、时间，警察都做了详细记录。警察把王桂令等被灌食的法轮功学员双手背铐上，强迫他坐在八寸见方的小椅子上，每天坐十八个小时以上，最长一次连续坐四十四小时。坐不住的，警察就用双手铐，吊到小号铁管栅门上，王桂令被吊过两天。

二零零一年二月十日晚，王桂令、石忠岩（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被锦州劳动教养院迫害致死）等六名法轮功学员在二房（监号）小声背经文，警察杨庭伦指使四个犯人菊岩、姜志鹏、郝春生、孙维臣搅扰，六名学员为抗议搅扰就大声背经文，杨庭伦气势汹汹冲进二房，抓住王桂令后脖领，四个犯人一拥而上，将他拖出室外。一犯人对着他的软肋猛击两拳，当时王桂令就被打得呼吸困难、瘫倒在走廊。接着，犯人又把王桂令被拖进水房，犯人郝春生对他一顿拳打脚踢。王桂令被往外拖时，石忠岩等五名学员下床去制止，走到门口的石忠岩被堵门的犯人打倒在地，犯人孙维臣在石忠岩倒地后，不分头脸一顿乱踢。

二零零一年八月左右，王桂令走出魔窟，结束此次劳教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王桂令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三年，又被劫持到锦州劳动教养院。在新收大队，王桂令拒穿囚犯马甲，被一顿毒打。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锦州劳动教养院二大队两警察把王桂令从新收大队劫持到二大

队。王桂令被双手背铐上，戴上头盔，被用大桌子挤到墙角，遭受“挤墙角”酷刑折磨。两个警察每三个小时一换班，犯人六个小时一换班，并配有多根电棍等刑具，电视中反复播放诬陷法轮功的录像，警察叫喊恐吓交替进行，不准他闭眼。法轮功学员受“挤墙角”酷刑后，多数都是大腿紫青色，骨骼严重变形，不能走路，神志恍惚，轻则几周、几个月才恢复，重则一、二年了也不能正常走路。

王桂令历经二十多个月，四个年头残酷迫害，走出了魔窟，结束第二次劳教迫害。后来，他在外市又两次被非法劳教。

在盘锦监狱、康家山监狱遭受迫害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晨，王桂令被锦州市公安凌河分局、龙江派出所等警察入室绑架，被戴黑头套。遭殴打，五颗牙被打掉。后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第二看守所。七月末，王桂令被秘密非法判刑五年，后被劫持到盘锦监狱。盘锦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段有：毒打、电棍电击、吊铐、锁老虎凳、十指穿针、“熬鹰”、牙刷插肋骨、烟头烫、铐坐铁椅子、喂蚊子咬、野蛮灌食、冷冻、浇凉水、注射不明药物、奴役等等。

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王桂令被劫持到沈阳康家山监狱继续关押迫害。康家山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段有：毒打（拳脚相加、棍棒打、把书卷起来击打颈部动脉、竹条抽脑袋、饮料瓶装沙子击打后脑及颈部、打昏用冷水浇头浇身继续打）、电棍电击、关小号、长时间坐板、坐小板凳、“熬鹰”、往伤口上抹盐、冷冻、“烟熏”（塑料袋套头往里吹烟）、“劈腿”、“开飞机”、牙签扎（扎指尖、扎脑袋）、野蛮灌食、绑在床上固定等等。（节选）◇

迫害法轮功 全网追踪 法网难逃